

李汀贺燕云 著

彼岸芳草

华都
街口
彼岸芳草
再生人
的秘密
舞萌
W.C.
风波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7235
6

74711

▼ ▼ ▼ ▼

彼岸芳草

李汀 贺燕云影视剧作选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2000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彼岸芳草:李汀、贺燕云影视剧作选/李汀,贺燕云
著。-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2000.6

ISBN 7-106-01507-5

I. 彼… II. ①李…②贺…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
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电视文学剧本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 IV. I2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7837 号

书 名	彼岸芳草——李汀、贺燕云影视剧作选
作 者	李汀 贺燕云
出版发行	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金瀑印刷厂
版 次	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/8.9 字数/240000
国际书号	ISBN 7-106-01507-5/I·0229
定 价	18.00 元

目录

华 都 街 口(电 影)	(1)
彼 岸 芳 草(电 影)	(57)
再生人的秘密(电 影).....	(115)
舞 萌(电 影).....	(179)
W . C . 风 波(电视剧).....	(231)
后 记	(283)

华 都 街 口

(电
影)

一双孩童的手弹钢琴。狭长的键盘作衬托，手显得格外稚嫩、小巧。

他是五岁的洋洋。在练习优美的钢琴曲。指法熟练，琴声富有艺术感染力。

洋洋长得很秀气，他神情专注，看看琴盖上的五线谱。脸孔透露出教养有素和才华横溢的神情。

洋洋的爸爸刘秉城倚琴站立，他文雅、潇洒，颇长的身材着一套宽舒得体的内衣。

他陶醉于琴声，目光流露着爱的深情。

一曲弹毕，洋洋眯着笑眼望着父亲。

秉城先是鼓掌，又亲昵地抱起洋洋，吻着孩子的面颊说：“洋洋，爸爸走了以后，还能这样好好练琴吗？”

洋洋很肯定地回答：“能。”

秉城把洋洋举到空中：“好孩子，咱们长大呀，穿上小礼服，上台演出。好吗？”

洋洋：“长大也出国！”

门推开了，秉城的妻子费丽小碎步走入，快嘴快舌地嚷嚷：“哎哟哟，还在跟洋洋闹，不看看什么时候了。”

费丽是一位娇媚、活泼的女人，三十出头。她穿着款式新颖的套装毛裙。

另一房间，双人床上摆着两只敞盖的皮箱，箱内盛满衣服与杂物。地上还有两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。

“东西太多了，我出去是读书的……这是什么……”秉城不经心地瞧着皮箱。

费丽以一个家庭主妇的口气絮絮叨叨：“全用得着的。记好了地方，刮胡刀、风油精、计算机、开罐头的工具……”

她看到秉城并不注意，娇柔地埋怨起来：“你怎么不听我讲话呀！”

“我听见了。”秉城合上箱盖，脸上不无满意的神情。

费丽开始打扮秉城，帮他穿西服、系领带……动作娴熟又温柔。

“噢，你让我自在点……”秉城笑着说。

繁闹的街市。五光十色的商品橱窗，络绎不绝的车流，摩肩接踵的人流。

秉城西服革履，风度优雅。费丽挽着秉城胳膊并行。她一手牵着洋洋。洋洋穿着一身漂亮的儿童运动服。

费丽自我感觉优越，她不时地向秉城投去深情的目光。表情还带着明显的自豪和骄傲。

有的行人向他们投去羡慕的眼光。

洋洋的鞋带松开了，秉城发现了，欲弯腰帮他系鞋带，却被费丽抢了先：“我来。”她把小挎包递给丈夫。

洋洋东张西望，时而被橱窗里的玩具吸引，时而又向行人中一个小孩背的“双筒猎枪”投去羡慕的眼光。

他挣开费丽的手，独自走在俩人前边，左顾右盼。

马路另一侧。一处百货商店走出另一对年轻的夫妇。男的叫唐刚，衣着朴素，身材魁梧，面宽额阔。他的妻子冉丛芳秀丽文静，眉心右侧有粒明显的乌痣。

他们的五岁男孩东鹏手牵一串“米老鼠唐老鸭”造型的红气球。红气球飘动。东鹏也穿着和洋洋一样的儿童运动服。

唐刚：“丛芳，咱们去华都酒吧吧。”

冉丛芳：“还是算了吧，那儿多贵呀！”

唐刚婉言说服妻子：“今天得听我的，好不容易电大毕业了，难得这么一次。”

洋洋被红气球所吸引。

车流挡住他视线又移开，红气球仍在飘动，诱惑着洋洋。

他突然横穿马路，向红气球跑去。

一辆轿车急驶而至，司机踩了紧急刹车。

洋洋发愣立在路心。

“洋洋——”费丽凄厉地尖叫起来。

唐刚飞跃而出，将洋洋推搡到一边。自己却被汽车撞起，高高地翻了一个身倒在地上。

鲜血从他额头浓发下流出。他仰卧马路中心，一动不动。

洋洋爬起，发怔，眼盯着唐刚。

冉丛芳双手捧头凄惨大叫。东鹏也跟着哭喊。他撒了手，红气球慢悠悠飘上天空。

司机下车看到惨状，瘫软倒地。

人们涌向唐刚出事现场。

秉城夫妇奔向洋洋。秉城抱住洋洋连声呼叫：“洋洋、洋洋。”

费丽急叫：“没事吧，没事吧？”

洋洋摇摇头。刚才他被惊吓了，却没有受伤。

秉城撩起洋洋裤腿，用手试压着，连声问道：“疼吗，这儿疼吗？”

洋洋回答：“不疼。”

“快停车！快停车！”围着唐刚出事地点的人群中有人呼喊。

“快叫警察……”

秉城也挤进人群，朝地下看去——

冉丛芳抱着唐刚呼唤：“唐刚、唐刚、唐刚……”她脸色惨白。

东鹏在人群中乱挤，哭喊。冉丛芳转身哭喊：“东鹏、东鹏。”

唐刚失血的脸色，双目紧闭，血已流满脖颈。

秉城紧蹙双眉，十分沉痛。

不远处几个警察赶到，拨开人群挤进。

费丽拉住秉城的胳膊往外拽。她胆怯，小声耳语：“快离开这里……”

秉城：“他很危险。”

费丽急切地继续小声说道：“不走我们要承担责任了……”她用力拉秉城。

秉城沉默不语，慢慢跟费丽离开现场。他显得心情矛盾，回头注目了几次。

围观现场的人们，谁也没注意到秉城一家离去。

霓虹灯闪烁。“华都酒家”十分醒目。

秉城一家来到门口。费丽情绪很好，好像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。她帮秉城整理领口，捋捋衣裤，又为洋洋整理一番。

三人跨上台阶，走向灯光灿烂的“华都”大门。

招待员出手示意：“请。”

一辆拉着笛声的急救车呼啸而过……

酒店雅座单间，为秉城留美举行的宴会开始。

亚明举起斟满红酒的高脚杯讲话：“今天给秉城留美饯行。说句老实话，我这个老同学心里滋味不好受，兴奋、羡慕，还有不服气，但我承认，秉城是佼佼者。我提议：为了老同学的成功，干杯！”

秉城同亚明、杨教授等一起站立碰杯。

手术室无影灯下，手术正在紧张进行。刀、剪、镊、夹交替使用。

手术室外楼廊。冉丛芳抱着东鹏坐在长椅上。她双目微合，面色极憔悴、惨白。

手术室门开，有一护士走出。

冉丛芳突然向她扑去，悲惨呼喊：“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活他……”

宴会在继续。

杨教授：“秉城是我最好的学生，品学兼优。此次顺利通过‘托福’考试，在我预料之中。”

费丽满脸春风起身为杨教授斟酒，对秉城说：“敬杨老一杯。”又对杨教授：“我们不知怎样感激您的推荐之恩……”

公安交通办公室。

司机神情沮丧，无力地申辩：“我确实没违反交通规则，当时车速不超过四十公里。”

他咽了口唾液继续说：“那小孩突然横穿马路。我立刻踩了急刹车。可迟了……他父亲跑上去抢救……不行了，太近了……”

交警问：“你能肯定救那孩子的是他父亲吗？”

司机困惑地抬头，想了想回答：“那是个四五岁的男孩，穿一身蓝色的运动服……我听见他在喊爸爸。”

首都机场候机厅安检门口，洋洋搂着秉城的脖颈使劲吻了一口：“爸爸，再见了……”

秉城深情地用手拢了拢费丽头发，亲昵地拍了拍洋洋的面庞，转身向安检门走去。

费丽叮嘱：“安心学习，多给家里写信。”

“波音”大型客机昂首起飞。

秉城对着机窗朝下看：城市……大地……

医院过廊传出凄惨哭声。医护人员推着太平车缓缓行走，白布单覆盖唐刚。

冉丛芳被医护人员搀扶着，她失声恸哭。

冉丛芳突然晕厥。医护人员慌了手脚。她泪流满面，眉心的乌痣又一次显现。

过廊拐角，闪过费丽的身影。她偷偷看着，用手帕擦拭眼睛，又悄悄离去。

骨灰堂。冉丛芳捧着唐刚的骨灰盒缓步走进，在工作人员指点下，她经过了几排装满骨灰盒的高架，将唐刚的骨灰盒置放在一个空格里。

冉丛芳面对着唐刚的遗像，神情悲怆。

洋洋练钢琴。随着快节奏、悦耳的钢琴曲，我们可领悟到时光在飞逝去：

美国波士顿市鸟瞰……

高速公路车流，驾驶汽车奔驰的秉城……

宽敞明亮的科学实验室，坐在复杂仪器设备旁操纵电子计算机的秉城……电子计算机屏幕上显现一排排数字、图形……

洋洋仍在练琴，但已是八岁的男孩。他的演奏娴熟、流畅；情绪热烈，充满幻想。

喧闹的个体点档街，琳琅满目的衣服、各类商品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

冉丛芳身穿浅色摩登时装，双耳垂坠，面施粉彩，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指甲抹得酡红。

她开着一个衣服点档，此时正在吆喝：“磨蓝牛仔，物美价廉，正宗进口货喽。”

东鹏也大了，他无精打采坐在小马扎上打瞌睡。

冉丛芳拍拍东鹏的脑袋，给他五元钱，手指一处货摊——那里在卖水果和拉罐饮料。

针织厂设计室。壁上挂着许多彩色设计图纸。

费丽同几个设计人员正在观看一位时装模特儿试穿新装。这是费丽的佳作，她为之十分得意。

模特儿来回走动，宽松式上衣，紧身裤，式样新颖、别致。

一位同事一边比划一边赞誉说：“放松，松极了，又突然拢起，真是两道柔和又充满力度的艺术曲线……费丽，杰作呀！”

电话铃响。一同事拿起听筒：“喂，国际长途，费丽，你的。”

电话另一端是美国某长途电话间的秉城。他声调很激动：“费丽，声音清楚吗？我非常兴奋。今天上午，我已获得了硕士学位。托玛斯教授已提出要我继续攻读博士。什么，你的陪读也办得差不多了？太好了……是的……下周回国……对……”

首都机场停机坪，大型客机降落。碧空如洗，阳光明媚。

中外旅客走出舷舱门。其中有神采奕奕的秉城。他穿一件合体的夹克衫，显得大方、轻松。

秉城迈着轻盈的步履乘上平行电梯。

步入候机大厅。老远就看到风姿绰约的费丽牵着洋洋。

秉城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前，洋洋喊声“爸爸”冲上去搂住了爸爸的脖颈。

秉城一手搂着洋洋，另一只胳膊搭在费丽的肩上。

秉城：“你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？”

他打开手边小皮箱，取出一个电子游戏机。

秉城按键，打飞机的游戏开始了。洋洋高兴地蹦跳起来。

费丽：“洋洋，快告诉爸爸，明天晚上你要干什么？”

洋洋：“参加钢琴比赛，也是为爸爸演出。”

大型游艺场，到处是欢乐的人们，五颜六色的服装。不少年轻夫妇带着独生子女。

湖畔，秉城同洋洋同乘一只碰碰船，俩人一起掌舵，碰碰船来回疾驶，与其它船只相撞，激起水花和欢乐的笑声。

洋洋：“碰啊，碰啊！”

费丽在湖边为他们拍照。

洋洋双手钩着父母的胳膊，由秉城和费丽架空走路。

甜蜜的家庭，欢乐的人群，给人们的印象十分深刻。

湖边绿阴下，秉城一家坐在草地上午餐，面前置放着罐装可乐、夹肠的面包、水果，还有袋装的快餐食品之类。

秉城舒心地呼一口长气：“在美国那种快节奏中，我常常感到疲乏极了，总想到你们，想睡一个好觉，做一个美美的长梦……有一次我得病了，两天没吃口东西。可我咬着牙根硬挺住……我心里在骂，这个叫人神经发颤的鬼地方……可回过头来又觉得值得。”洋洋在专心致志玩电子游戏机。

费丽：“我去了，一切问题准能解决……”

湖边草坪上。嬉戏玩耍的孩子们，结伴的情侣们，欢声，笑语……

一只小船从湖面驶过，小船上有位小朋友牵着一串红气球。红气球飘动……秉城看到后，某种朦胧的感觉出现了，更深的回忆却未能引发。

音乐厅。舞台上方便幅写着：全市第二届少年儿童器乐比赛。

紫红色帷幕徐徐拉开：空旷的舞台上，有一架大三角钢琴，黑亮发光。

一束追光下，女报幕员上场：“刘洋洋，八岁，他是本届器乐比赛参赛选手中年纪最小的一位。他演奏的第一支曲子是……”

洋洋含着微笑走上台向观众示意。不少人鼓掌。他身穿黑色小礼服，领口有一个漂亮的花结。

舞台上方便黄灯亮了，红灯也亮了。这色彩的变化成为再次启动秉城记忆潜流的契机。

秉城夫妇座位离台很近，秉城欣喜、骄傲地望着儿子。费丽拉着秉城的手，柔情抚摸，轻语：“礼服是我专门设计的。”

演奏开始。

琴声动听，观众席鸦雀无声。秉城夫妇注目凝听，深为所动。

洋洋完全进入乐曲，十分动情。

秉城的眼中，饱含着爱。

琴声中止。全场掌声雷动。

洋洋的脸突然在秉城眼前变得模糊，出现了三年前一组难忘的镜头：

飘动的红气球……

洋洋向马路中跑去……

汽车在巨大轰鸣中逼近……

一位男青年拼死冲上前，被撞翻在地……

他倒在地上，美丽的浓发中流出殷红的血……

演奏又开始了，是一支柔和的抒情曲。

费丽发现了秉城表情的变化，关切地问道：“秉城，你怎么啦？”

秉城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该去看看他了。”

费丽：“谁？”

秉城：“没有他，洋洋不会有今天的。”

费丽迟疑片刻：“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活过来……”

秉城愕然，皱起眉头：“什么？”

感情的潮水顷刻间在秉城胸中涌起轩然大波。他情不自禁霍然站起身，脸色遽变。他离开座位，沿过廊向场外走去。

费丽赶忙跟着他。

秉城由演出厅走入空旷的剧场休息厅，费丽也神色慌张地跟着走出来。

秉城回头扶着费丽的肩膀，急切询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写信说他被抢救过来，没有留下后遗症，而且，一切都很好吗？”

费丽：“这完全是为了使你安心，为了你的事业！”

秉城：“天哪！”他闭上了眼睛。

费丽扶着秉城连连劝慰：“别太激动，你别太激动……”

剧场里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洋洋谢幕，他露出胜利和欢快的笑脸。

夜，秉城家卧室。

小床上洋洋已经睡熟。

台灯发出朦胧的微光。秉城夫妇靠枕轻语。

秉城点燃一支香烟，轻轻吐出一口：“……结果你就什么也没有管？”

费丽：“我也很犹豫，可是……”

秉城：“他家里怎么样了？”

费丽：“……那个女的干了个体户，恐怕早成万元户了。”

夜，街道上，冉丛芳吃力地推着满载货物的大板车行走。她满

脸流汗。偶尔有小汽车从身边驶过。

东鹏已躺在板车上睡熟。

车过一个坎，东鹏被颠醒，他看着满天星斗。

白天。亚明上楼梯，兴冲冲叩响秉城家门。

费丽开门：“是亚明，快进来。”

亚明边进屋边大声喊叫：“秉城，我是代表杨教授来请你大驾的……”

费丽：“在家等等，他一早就出去了。”

亚明：“这么忙？”

点档街，喧闹。冉丛芳正在叫卖衣服。她很美，然而装束却有几分俗气。那粒生在眉梢的美人痣清晰可见。

秉城站在不远处凝目冉丛芳。

东鹏坐在小马扎上，双手揉着发涩的眼皮。冉丛芳熟练地点钱，交给东鹏。东鹏打开一个木盒，将钱放入，又发蔫地呆愣不动。

秉城皱眉，他感到东鹏是个心灵扭曲的孩子。

一对年轻情侣来到冉丛芳的点档。

男青年：“这件多少钱？”

冉丛芳熟练地取下衣服，拿到女客身上比划，说道：“多合适哟，四十五？”

女青年：“便宜点。”

冉丛芳：“四十，赔本给你，现在四十块钱能干什么呀！”

男女伴侣互相示意太贵，离开了。

冉丛芳鼻子里哼出一句：“交女朋友还这么抠门！”

男青年转身，满脸怒气，欲发泄不满，被女友拉住，俩人狠狠瞪了冉丛芳一眼。